



除了个别难度较大的大件水晶工艺品在北京、福建或者扬州等地做，因为要请著名的雕刻大师亲自上阵，公司的雕刻生产线主要在淮海。千里之外的故乡产水晶，地下的水晶储藏量占全国的一半还多，原料供应充足，且水晶制品的加工生产已成规模，正在逐步进入产业化，有一大批可供挑选的从业人员，雕刻师的手艺信得过，正好适合杨杰的小挂件批量生产的经营思路。

两年前，杨杰突然向几个水晶雕刻大户收购水晶废料。那帮哥们儿觉得这家伙头脑被驴踢了，从来没听说过谁靠收集水晶废料发财的。这年头逻辑很简单，玩大的发大财，玩小的发小财，不玩的永远发不了财；越玩越小说明你正在退出历史舞台。可杨杰又不像赶着要日薄西山，他的“杨杰水晶坊”在业界虽然算不上大码头，但也不是你打个哈欠就可以吹跑的。他工作坊里的重头项目设计和雕工绝对一流，最大的

“你这会儿别害怕也别遮掩，只如实地告诉我就好，让我今生得一个大见识、解一个大迷惑。真的，听不到你的回答，我会失眠的！”

舒莞屏咬紧牙关，拒绝引诱。他心中隐去一句呻吟：娘啊，你的眼睛看着我，你的两手牵住我，我绝不会再次迷失。他在内心的吟哦中抬头，看着烛光下的这个男人，发现对方瘦削的脸上好似有一层荧光，嘴角因为刚毅和冷酷无情而催生出两道弧形深皱。这人的双眼像多层套叠，又像蚂蚱那样的复眼。这人的双唇因为品咂了太多的滋味，显得比常人丰厚许多，咀嚼肌格外强韧。这个男人真的使人害怕，他不是使人着迷就是招人仇恨，而绝无中间的选择。舒莞屏此时让自己选取后者，这需要当面对决的勇气。舒莞屏在犹豫，在尝试，故意拖延时间。

大约又过去一刻钟。冷霖渡颇有耐心地啜饮。舒莞屏嗅到了咖啡的香气，它似乎比任何时候都要浓烈。沙堡岛是寒湿之地，在这里，这种西洋饮料远比香茶更为适宜。他没有端起杯子，仿佛通过一场严格的考试之前不得享用。他看到冷霖渡放下杯子，慢吞吞地从衣袖中摸出一张纸片。舒莞屏的心怦怦乱跳，呼吸急促。啊，冷大人没有马上递来，只是看了几眼，再次收回袖中。“公子，看来我是难以听到一句真话了。我们之间的情谊还不够深，也许我和大公都高估了自己。不过那就让我代你说出来吧。”他言毕，将纸片从袖中抽出，推到他的面前。

血液涌到颈部、双颊和额头。不错，这就是几天前的那个不眠之夜，自己激愤中写下的一句话！啊，他瞬间明白了在东部大营时小棉玉的询问：还有什么遗在住处？原来如此！他悔恨莫及，永远不会饶恕这种粗心和莽撞。这将

特色是，在原生态的语境下让艺术拔地而起：尽量不破坏原石的状态，在最合适的地方动脑筋、操刀子、出形象。有件作品叫《慈悲》，高挑细长含杂质的原石，只在最上端雕出一个半身佛陀，双耳垂肩，双目微阖，双手合十，面目从容淡定，颇有观万象聆世音的浩荡风度；人与原石自然衔接，剖出来的水晶表面坚决不抛光。另有一件“杨记”作品《创世记》，把包裹在岩石里的水晶球从中间破开，打磨，抛光，在纯度达百分之九十五的澄澈水晶体的右下角，雕出一个新生不久的蜷曲婴儿，光着小身子，小鸡鸡清晰可见，双手抱拳，面对世界微笑地睁开眼，脑袋和手脚和小鸡鸡用糙面，身体的其他地方抛光，整个石头就是包容他的房屋和世界，既有质感又极其精致。

他们弄不明白的是，杨杰理当越做越大，不仅生意往大里做，作品也要往大里做，怎么冷不丁就开始玩边角料了呢。杨杰一笑：“哥哥们玩大的，我玩哥哥们剩下的。”哥哥们想，那好吧，这世上最难治的病就是自甘堕落。也可能杨杰怕了，那更没办法，谁也救不了，把石头往大里玩，靠的就是个气魄：你得有为了一块石头死的勇气，你也得有就靠这块石头生的胆量。不就要点儿边角料嘛，拿去，都给你。

杨杰的心思转到小的上了，决定主攻小挂件的批量生产。从大到小，开始的确是因为他见不得水晶边角料的浪费。他去回龙观的工作室，福建来的雕刻大师老侯正在开石头。要做的名为《飞天》，九天仙女挑起一条腿反弹琵琶，胳膊、琵琶和那条右腿优雅地从身体上宕开去，整个身体支棱着，必须把多余的石头全部切掉。

这就意味着半个石头将要化整为零。“整”是原料，“零”就成了废料，看得杨杰心尖直颤。从小到大，每年寒暑假他到花街，都要扛着铁锹去运河边挖水晶，挖一两天可能一无所获，就算挖到，多半也是花生和花生米大小的，比现在被机器开掉的还要小；他也是靠着倒腾一块块水晶石头发家的，小到数克，大到上吨；水晶是二十亿年前的地壳运动遗留下来的宝物，也就是说，哪怕芝麻粒大小的边角料，也得穿越浩瀚的光阴才能到我们眼前，二十亿年，杨杰觉得仅此数字就令人肃然起敬；他的心尖乱颤，过去怎么就没想过善待水晶呢，吃人家的喝人家的，买房置地也靠人家，还可着性子糟践人家，简直罪过，心不能安。

碎水晶落地如在哭泣，杨杰蹲下一块块捡起来装进兜里。出了工作室，两手就在裤兜里摸，一直摸到家。手指头被锋利的石头尖刺破了好几处，他盯着两手的血对崔晓堂说：

“老婆，我要从小石头做起。”
“做什么？”
“小挂件。批量生产。”
“只挣碎银子，跟你能过上好日子吗？”

“好日子不敢说，心安的日子肯定没问题。”

挂件耗石少。雕完了，打磨好，穿上漂亮的丝线就可以挂到脖子上。最大限度地节约和利用水晶资源固然是原因之一，以挂件作为主攻方向还有另外的原因，这大概是很多同行没法理解的。杨杰私下里免不了也因此为自己骄傲，我不仅仅是个商人，我他妈还是个文化人呢。这些年东奔西走，与水晶打交道，他隐隐地认为，作为一个淮海人，作为一个

水晶从业者，他有责任通过小挂件生产这种相对平易的方式，将水晶这一价值尚未得到充分认知的珍奇之物引入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玉产业在这方面就很成熟，大的做得好，小的做得也好，玉石小挂件拼满了中国人的脖子；外国人也认，他们来了，也尖着脑袋买，一照相就把小挂件拿到衣服外面，对着镜头咧开大嘴笑。他要做水晶价值认识的普及工作。做大件水晶工艺品的雕刻生产利润空间当然更大，一块原石售价几千几万，一旦经过奇绝的构思和雕刻刀，成为精美的艺术品，就等于坐了火箭，身价直往上跑，几十万、几百万都不是神话。但是大件雕刻对原料消耗极大，边角料抖落一地全成了废品，而咱们脚底下的水晶储量是有限的，放开来挖，二十三年绝对挖光，经不起这么奢华的浪费。杨杰弯腰把它们都捡起来，我不惮于做小事，我也不羞于挣小钱。

一个频繁出入拍卖会的大制作水晶艺术品的商人，变成了一个精打细算、收拾零碎的车间工头。业界站了一排子人，看他笑话：见过生活上堕落的，没见过生意上堕落的。你们笑吧，杨杰觉得值：勿以善小而不为；家有万贯，不如日进分文。

至于在挂件里又以佛像为主，一则跟市场有关，男戴观音女戴佛嘛；另一个，是因为杨杰想在红尘滚滚里过几天朴素的日子，这几年也逐渐素食，一来二去就有了点佛缘。当然，只是好奇，心向往之，没信，没剃度的打算，也没想过做居士。他就是觉得与佛有关的东西让他内心笃定，身心都清新爽朗。这感觉在他那个浑浊的圈子可太难得了。

(未完待续)

去老万玉家

○张炜(连载111)



为自己招来杀身之祸。他顿时明白了东行途中的变故：启程不久即有武士追来，憋儿也从那时起变得神秘秘。显而易见，在他离开房间不久，就有人看到了这张纸片，接着就到了冷霖渡手中。

“‘说谎、抢劫、杀戮和交配’！简单四项，又为‘他们’二字所领。今夜就请公子明言相告，‘他们’这两个字是指府中大人，抑或大城池的所有大人？”冷霖渡面色阴鸷，那只戴了戒指的手伸过来，食指紧扣案几。舒莞屏往后仰去，像被一股无形的声浪一下下拍击。他吞吞吐吐，举起右手：“不，大人，我是另有所指！”舒莞屏此时一刻生出急智，站起来大声回应：“哦，指谁？”“我指朱砂滚子万东！以及、其他、将军、都统！”

冷霖渡盯着他的眼睛。这次对视很短，却足够凶残。冷霖渡垂下双目，像看一件陌生之物，反复打量自己的手，自语：“这又如何？”连问几声，低头念道：“这又如何啊？公子，你认为如何是好？”舒莞屏目光投向夜色，说：“在国师大人面前，自然无须辩言。既是一只亡命的兔子，那就将我交给猎手好了！”冷霖渡摇动食指：“为求万全，我让自己的女儿亲自将公子接回府中，一路呵护，公子啊，夫复何言？”

舒莞屏不语。他无法揣测，却断然不信整个事件会就此了结。

“未向大公和国师辞别，实属怯懦。大人自会洞悉。我无法报答国师厚遇，却与将军形同水火，是为仇讎！”他说得缓慢而又确切。冷霖渡一直垂首倾听，而后起身去窗前默立，转过身来突然肩背弓，像垂垂老者那样踟蹰，手抚屏风：“我深知‘平了’舒府，对公子实为一场大劫，尽管那里早就落入他手。公子可想，百年府邸，终该有个了结，犹如长梦必醒一般。凤凰涅槃之喻实在不谬，公子何不从此振作一番，重拓前路？武人之恶在于粗蛮，焚火劫人劣迹斑斑，可是事已至此，公子又何必徒留悲叹！想你必能从宽处思忖。”说到这里，冷霖渡托起那架八音盒子：

“这是前不久将军送我的雅玩，它来自宫廷，后为舒府所藏。今天物归原主，公子将它收纳吧。”舒莞屏叮嘱新来的贴身卫士：不得对憋儿留下的坐骑有一丝粗鲁。卫士允诺。那是一匹灰斑老马，而今成为新来卫士的骑乘。天上乌云渐多，半空飞舞的枯叶如同寒鸦。加固冬房子和预备柴炭的人多起来。前一个冬季降临的情形如在眼前，忙前忙后的憋儿却不在了。新的卫士身材略显单薄，双眼灵滑，有一双白皙的手。舒莞屏不知此人身手如何。憋儿超绝的滚地功和直取咽喉的旋镖，恐怕世无二人。舒莞屏试着埋首那叠译稿，却再也无法沉浸其中。他从

厢中找出一件仔细裹起的纸卷，那是憋儿的终生珍藏：万玉大公绢像。一双平静沉穆的眼睛投向自己，似在发出询问。他用皮纸将其遮挡。

时间变得急促，沙堡岛的秋末初冬就是如此。一切都在归结和寻找一个结局、一场截匿，从动物到人，再到植物。赤裸的枝条在风中舞动，诉说紊乱和惧怕的心情。舒莞屏发现唯有冷大人廊内灯火依旧沉默威严，有一种不可挫折的恒毅。瘦削青年偶有进出，目无旁视。舒莞屏未知下一场叙谈是否会在冬房子中进行，心绪烦乱时就拨响了那架八音盒子。奇异的乐声对抗天籁，夜晚会短一些。不知不觉又是午夜，凌晨时分竟毫无困意，这让他疑感染上了夜猫子的病菌。廊门在响，是瘦削青年！“大人，国师让我看您入睡没有。”“啊，好的，我即刻过去！”

舒莞屏想不到这么快被召唤。一入屋内，即看到了比往日更加明亮的烛光。除了红烛，还点燃了廊柱上的海猪油灯，整个房间平添几分喜庆。油灯散发脂腥，混合了沉甸甸的夜气。冷大人穿了一件深色缎衣，洁净，老式，白底高勒软靴移动得异常轻快，欣喜不能自掩地上前一步扳住舒莞屏的肩膀：“公子啊！让我们免除长夜寂寥，有一场好聊！”

(未完待续)



○陈彦(连载65)

南归雁说：“我也不同意，可他们说这是一个‘兴奋点’，还可以搞‘石床夜宿’开发，多凿些天床，一晚上一张收费八百八十八，搞不好还是个‘经济增长点’呢。并且他们集体都很坚持，你要跟我一样觉得不妥，就改嘛！你总不能在外人面前……公开传递出两种声音吧？”

听话听音，他听出那个应教授恐怕在南归雁面前已经添盐加醋、上纲上线了，就十分气愤地说：“那好吧，我什么也不说了，人微言轻，说了也白说。就让这帮所谓的文化学者，把北斗镇弄成个阳具吧，背靠在阳具上，再给大路上弄些阳具图腾戳着，兴许还真能吸引来游客呢。赞成，我举双手赞成，好了吧！”

南归雁气得嘴唇都发青了，直敲桌子说：“安北斗，别给我来这一套。你反对归反对，可你是政府工作人员，就得服从组织决定。”

“我没有不服从组织决定哪！你让干啥就干啥，人家不听我的，我拿啥决定？”

“你一掺和进去，就给人家来了个全盘否定，那是干事的态度？”

“我没听见一句与北斗七星有关的解说，就下凡那个仙女，还是什么‘给嫦娥做饭的小厨子’。而北斗七星是几十到上百光年以外的七颗恒星，嫦娥是离地球才三十八万公里的月亮上的传说，这哪跟哪呀？他们连星空的基本常识都一无所知，闹出了真正的天大笑话，难道我不该否定？”

“你懂！你能！可已经没有时间了，只能先修修补补，天大的事，以后再说不成吗？”

“问题是咱要褂子，要礼服，他给缝了个大裤衩，咋补？你另找人补吧，我没办法，丢不起那人，也伺候不起那些爷！”

气得南归雁嘴唇都在发抖了：“亏你还是老同学，就这样跟我对着干？你知道我弄这事有多难吗？为批项目，到银行贷款，找企业垫资，把胃都喝穿孔了，给你们谁喊叫过一声？不支持我都成，求你别跟我唱反调了行不行？北斗镇的GDP已是全县倒数第二位你知道，再掉一位，你连副股级都不是了，就到伙房当厨子去吧！那儿窗户大，烟囱比你那个炮筒子还粗还长，就到那儿看星星去吧！”说完，南归雁一脚踢开他的门，冲出去了，头差点没碰在门框上。

安北斗也很生气，可看见南归雁急成这样，还气成那样，反倒有点想笑，但又笑不出来。南归雁毕竟是真心想让北斗镇“跨越式发展”，看那架势把命都快搭上了，为跑项目、贷款、资助，也的确喝得胃穿孔、累得拉条跌膘的。全镇干部更是连轴转着，深夜一点了，不仅各会议室全亮着灯、开着会，而且山上也是灯笼火把的，都在三班倒地安装灯泡。他本来是想独自上山，再好好观测几夜星空的，山一点亮，大概什么也看不见了，可他到底还是没好意思去。想起南归雁那样子，他也有些感动和同情，熬更守夜的，不仅两眼布满血丝，两嘴角堆满燎泡，走起路来也扶着腰，说是椎间盘突出了，腰上还上着箍子呢。大家忙成这样，难道自己还真真成开历史倒车的绊脚石、搅屎棍了？他躺在床上，努力想找到自己的位置。温如风他是不想看了，再说目前看守的必要性也不大；解说词组也回不去了，不仅那个应教授见他如寇仇，连组里其他人，在厕所照一面，尿没抖抖索，都扭脸走了。自己还能干什么呢？装太阳能灯，那是技术活儿，且都承包出去了。想来想去，好像还真只有到厨房帮灶合适。不行了自己先给自己降一级呗！剥个葱，捣个蒜，烧个火，揉个面，帮忙架个蒸笼，总还是可以的。听说一天光馒头都得蒸四五千个呢。找好了位置，第二天一早，他就去伙房蒸馒头去了。

谁知一茬馒头还没拔笊，南归雁又来找他。啥也没跟他客套，就撂了一句：“到晚会组去！人多，需要协调。记住，就是协调！人家有总策划、总撰稿、总导演、总灯光师，你只负责协调咱们的人，跟人家搞好配合就行了。有天大的意见给我说，不要跟人家硬碰硬，都是省上来的大艺术家，惹毛了，就把锅彻底砸了。”

这时大师傅喊叫拔笊，他和另一个小伙子跳到灶台上，一格一格拔下六层笼来，又白又胖的馒头让他还颇有些成就感。然后，他咬着一个滚烫的馒头，就到晚会组当“协调”去了。

34 《印象北斗镇》

《印象北斗镇》剧组驻扎在镇中学。除主创人员外，还来了一百多位专业演员，但他们都住在县城宾馆里，每日用四辆大轿车拉过来，排练完再拉回去。而群众演员，都是当地学生和农民。好在导演要求不高，年龄不超过六十五，没残疾，会站队，走路可以小跑起来就行。因为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村里留守人员以老人、中年妇女和儿童为主。整个晚会场面很大，“花心”部分由专业人员完成。“边角料”，也就是远处陪衬者，都是就近找来的村民。

(未完待续)